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珊瑚網卷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檢討臣李鼎元

謄録監生臣何清寧

珊瑚網卷十八

明 汪砢玉 撰

法書題跋

國朝名公詩翰前卷 凝霞閣鑒藏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㬉竹好鳥不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顔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高陽許初元復

青天嶒峨擁高峰江光倒映千芙蓉長松窈窕晝無日飛泉迸出深林中緑樹倚石標仙容吞吐江山與丘壑沈先生丹青手寫出意態殊縱横千年不改秋山色萬古畫苑流芳名淋漓翠黛展此幅身在匡廬與天目

濠南李攀龍

謝却塵凡水上居推篷偏愛八窗虛櫓聲長雜書聲度波影遥連雲影踈客至烹茶沽市酒興來垂釣羨江魚多君佳趣雖云異終向林泉樂有餘 劉謙吉文

池館清虛落照紅麻衣涼拂蓼花風鷺鷗歷亂平沙外
老樹含芽曲水東過雨山光清似洗涵秋江色碧如空
唱桃山女隔山採纖步行雲入紫峰瓊
維揚津藪浸江東渺渺三州烟霧中雲黑蛟龍噴凌濤
天青日月度虛空山藏林屋陰符秘水接咸池灝氣通
綵鷁朱旗留勝賞千秋文藻仰名公
東南襟帶灌羣川汗漫遙將銀漢連吞吐雲霞朝浴日
動摇星斗衣涵天潛蛟亂捲千重雪孤鶴斜衝萬里烟

桂樹參差瑶草緑浮游真欲接飛仙　右太湖二首王守

春湖萬頃玉溶溶橋上春山翠掃空神女月明珠返浦仙人雲曉笛迎風花枝香覆琳宫外草色青迷紫洞中思挂一飄凌絶頂看圖翻愧賦難工

踏破萬山雲言採千歲藥歸來春莫時杏花幾開落花落遠山出天空雲似低朝來賦秋興結社過橋西野鳥穿窗過流雲拂座來有時復對月懐抱得無開　陳鎏

書

江頭春色曉重重萬樹桃花帶雨濃隨意尋芳出門去隔溪人語水聲中

獨坐溪亭酒半酣閒看春色在江南沙燕舞風斜日裏晴烟漠漠柳毶毶

近作二首上禹門　仲山王問

幽人每愛南村梅背郭誅茆結小堂靖節歸來存菊徑少陵老去卜林塘茶烟冉冉晴當戶羅月紛紛夜到床何日杖藜尋酒伴悠然觴咏賦羲皇　豫章胡儼

長溪東注碧流清觀水能令道眼明暖浸桃花渾漲錦淨涵星斗若圍枰放歌自得林泉趣拂釣相忘物外情泉石徜徉無俗慮年來惟臥白鷗盟 我齋沈璐

地屬無桑流水濱青山白屋一間人簾鈎皓魄先迎月宅近陽和早領春不到西陵無別業自知仁厚有比隣清秋相約荷衣去放棹滄洲採白蘋 震川歸有光

遠跡城市闢築室傍林谷西丘俯簷楹流水通淇澳烟霞屯巖穴晨光射晴旭軒敞見平疇身閒理耕牧魚鳥

日相親膂刋不同躅時瞻天際雲或逐溪上月車轍往
來稀翁言相和續花開繞林春草長緣溪綠世事竟無
聞所居樂幽獨　海濱浦南金
溪上風輕雲淡溪頭柳娟花明借問誰家茆屋長聞鶴
唳琴聲　雪霽瑤林矗矗沙寒白鳥雙雙臘盡酒香麴
甕月高梅影陂塘　觀察張志撰
明光九級畫琉璃為答玄功詎惜背地異赤烏寂教後
基同白馬碣名時鷲峰直與諸天接鳳闕翻從下界寬

登罷欲書多寶事柰無江總善題碑　右報恩寺浮圖

皇甫百泉

把酒登樓明月夜交游不似去年親踈花欲折偏憂雨北雁初來又送人稼穡有秋烟火少兵車無戰羽書頻却憐醉裏丹楓葉似與吟翁著意看　謝時臣

日日尋源繞白雲也憐童子每辛勤泰郎好事能成約陸羽無嫌許見分汲取豈辭風雨阻往來寧避虎狼羣幾回小集秋林下石鼎茶香潑酒醺　謨次作

晝槳雙扶一葉舸常時載酒泛滄波清風明月情無限
水色山光興最多楊柳岸邊和雪釣蒹葭影裏扣舷歌
塵塗擾擾勞形役為樂如君有幾何　友雲
舞罷尋芳去花枝借粉香淺紅添醉色雅緑助新粧撲
蝶闌春恨聽鶯去晝長武陵仙路杳何處問劉郎　右
賦得花間美人周繩祖
湖水滿秋碧重橋竇帶分人歸青草路帆落洞庭雲山
倒西南影鯨吞日月文尊前莫辭醉選勝重殷勤　右

寶帶橋作書於蓮石齋商谷居節

江碧雲輕楚甸秋美人天遠思悠悠可憐空谷孤芳冷

綠佩清香無那愁　顧問

六十年來鬢未絲優游林壑澹無為青山滿戶樽盈酒

此是君家得意時　錢穀

天寒雲凍地欲裂飄風襲人草木折深崖墮氷皺白雪

長谿滚滚水如立溪邊古樹烟火斷茅簷重閉無人迹

中有老僧太奇絶獨柯悠悠自鳴枻笠頭垂垂散珠粒

衲衣片片沾璃屑短蓋那能障回飈手脚半皴唇齒齧
㫖舟漁子盡入溆笑教老僧太癡劣冒險無求自得意
舉世寧能論巧拙于卿擅食非人願蔡州半夜真人傑
按圖令子三歎息灞橋之思今已滅　嘉靖癸巳夏至
後少華山人復初書于紫芝閣

國朝名公詩翰後卷凝霞鑒藏

紫門寂寂掩青蕪空谷音微聽欲無一水故人通尺鯉
九霄仙令擁雙凫河南宅有登龍句郢里人歸和雪孤

早晚課書傳畫省于今淑問滿新都　答丁明府王世

貞

玉漏初殘曙欲生千官端笏候華清煙消碧瓦參差見

月見金門上下明仙仗乍移雙扇合侍臣徐退萬花迎

孤忠自許酬真主況復簪纓際太平　春日早朝之作

豐南禺

嵩嶽盤雲陡處危羣峰那敢向爭奇周圭日倒千尋影

漢栢霜封萬歲枝野色中原龍戰地鄉心南國雁來時

西行不散登臨慨一與緱山子晉期　中嶽一首從中嶽之麓西去為緱山故及之　莫如忠

雞鳴何如矯矯拂羽東烏末光落月承宇志士反側聞之起舞此生何為蓬藁踽踽振吾衣裳坐以待旦　壬午春二月廿一日書于白龍潭舫　莫是龍

秋日幽尋物外期行行出郭得招提官閒自覺紅塵遠地勝何妨白日遲雲散空花堪結社京生別院試圍棋皇都車馬紛馳逐只隔城闉已不知　文彭

朝元山髙髙入雲青原玉笥連氛氳石蓮古銅欝交翠蒼苔銀牓龜龍文從來人傑由地靈天降羅公應歲星胸藏萬卷𠯁奇絶第一臚傳趨帝庭帝庭宛轉石渠側修眉玉頰桃花色雲光錯落錦袍新珊瑚出海秋月白丈夫得意須少年少年通顯金閨籍忽然興動碧山棲飄然長往焚銀魚銀魚焚却歸蓮洞一編閒誦長生書白飯黄精錬道真洞門時挂蓮華巾齋房乞鉢飲玉液别有玄境無纖塵肇也窮途沉浪客落魄無聞頭已白卅

年談落塵網中時一思公情悒悒當時遇公茂苑邊曾

恵瑶草燦蓬壁一别迢迢入夢頻何時去會盧江濱盧

江水遠蓬壺隔商山何處尋移民相逢古洞受宵訣桃

開洞口三千春　嘉靖乙未暮春寄羅念菴石蓮洞歌

開雲大肇社

刺骨清寒病不禁空中牢落强登臨塵棲每下窮途淚

幽晤難忘入社心竹院静揺斜日影松壇徐拂梵天音

朔風吹酒歸舟急鼙鼔嚴城暗浭陰　亂後㳂平寺作

文元發

海擁峰頭路長松落日前笙歌隨處有羅綺照人姸池水和烟碧巖花着雨鮮生公片石在相與話因緣　劍丘近作　歧雲魯治

龍藏炎氣隔蟬聲灌木通征帆指江上浪迹且山中晝永長林日涼分曠宇風泰淮醉花處還憶此游同虎阜别友口占　汞尊尼

垂楊夾御河廣陌治游多雜𨽻當場鬭人將撫翠歌雲

閒馳畫轂花裏度鳴珂勝日不為樂其如春色何

映日窺金埒連雲峙玉樓豪華紛遊綺俠少競吳鈎烏

啣全成曲林香元入甌欲知麗春賞不減在瀛洲　燕

遊二首　戚元佐

湖中日氣午氛氲風外歌聲洲上聞青天不動閣沉樹

白鳥下處溪成雲浮空草緑春無盡隔浦橋平野欲分

臨觴此日即修禊却自亭前憶右軍　烟雨樓登眺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自閒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間

萬竹覆北窗長日睡初覺門前一片石新漲已堪濯

中岳元佐書

寒風吹暮雨蕭颼入簷除燈前花並落窗外葉同疎雁濕應難度蝸旋疑自書悠悠相憑几雲抱石堂虛　賦得虛牕夜雨　項元淇

永日薰風夏序催西山遥望鬱崔嵬空中飛絮撩人去巖畔餘花待賞開窅樹芳林堪息影清泉碧澗可浮杯與君莫負山靈約早晚移文獻哨來　初夏約游西山

得杯字同禹門凡作　元淇

蕭踈短髮不勝冠卧起空齋過午餐幾種鳥聲新雨霽一番花信朔風寒桔槔學圃於陵子木榻忘年管幼安懶漫不須酬客難酒杯聊欲重交歡　喜所知過南園之作　少岳山人書

緇衣道者水雲家白學先生醉帽斜幽興不窮清晝永風前筆硯竹邊茶　墨林項元汴

猗猗谷中香清作琴上曲萬古聖人心幽花數枝玉　雪

居為蘭如美人作 漢陽太守

翡翠成雙戲晚汀楚天烟淡屬春晴騷人底事多題咏

香蘂芳椒共此情 心原野夫為蘭如姝 克弘之印

湖上堂開霽色分湖空風澹水如紋家家燕乳楊花落

處處蠶眠柘葉紛修竹欲滋三徑雨養魚常護一溪雲

不辭好事頻相過時向槎頭釣夕曛 南溪別墅漫興

張服采

秀色凌寒益有神年來養就赤龍鱗和雲寫入高堂上

相伴人間住世人　古松　陳芹

已入雲林調知無軒冕緣棲枝同息鷃抱葉類鳴蟬永日壺尊盡凉風枕簟偏石闌閒種藥不是慕長年　長夏園居　張鳳翼

旅食游南國王程計北燕開襟期此日分手愴何年郎署秋增色儒衣夜泊船逢迎雖不減同調自相憐　寄朱比部　張獻翼

天上佳期近林間暑氣收遥憐河北渡正及火西流日

暮雲連夕星闌月在樓七襄纔入咏還擬賦悲秋 七夕立秋 張燕翼

雨収江水緑送别孝廉船陵到蝦蟇下磯來燕子前當壚女二八射策士三千贈子魚腸鍔成名在少年 送友金陵應試 王穉登

欲識林中士言過山外栖諸天容客到樽酒為僧留心鏡巖巖曉松濤樹樹秋從來空寂地不用姓名投 三堂杜天中書

堂構千峰裏雲常載雨迴新篁青欲滴古木翠成堆難

試謝公屐且傾陶令盃將窮奇絶處端不厭重來　杜

大綬

石上松千尺橋西水一灣杖藜從此去隨意看青山

吳門張元舉

閒支角枕暗銷魂藥碗薫爐晝掩門忽憶天涯芳草路

教人低首恐王孫

荳蔻香清酒半醒回頭一盼最關情誰能繫取西窗月

下遺隣雞報五更　項道民
窮髮巉巖度懸絲石蔓捫無風雲自幻不雨晝常昏石
似三生解人於百戰存飄飄任沙鳥何處出乾坤　登
雲岫談壬戌事有感　許光祚
霜月居然勝開軒面曲池團團青桂樹歷歷白榆枝好
我如加膝何人不解頤坐來寒漏徹猶道酒行遲　似
愛荆詞丈　李維禎
昏黑尋山寺惟聽隔水鐘參差流荇藻窈窕削芙蓉

十載彌天遠三春片席從祇應同笑語何事隱寒松

訪友之作　長干杜義欽三槐

蔚然蒼翠中究爾真人氣石上一跏趺門前雙虎踞予

赴中侍齋師受天人供試問飽餐時滋味還殊衆　右

祖堂作　雪浪洪恩

轉覺道路難豈料故人惜假我好樓居愛此春湖色

湖上梅花出短墻一開半落湖水香春陽羞澁香花細

桃花梨花亦不忙君家有酒藏床頭可憐花月未肯游

顧君醉我君亦醉花朝愼勿嗔莫愁房櫳窈窕嬌欲留惧恨歸來纖月流不知此景誰能酬空將好句為君投

題項子京樓　金華吳孺子

瓢杖淨如拭白頭何處來乾坤無汝並狂狷有人猜詩句經年鍜衣冠擬古裁每閒秋雨後蕭寺看莓苔　贈吳玄鐵　陳繼儒

真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了未來何用筭

玄宰書於墨禪齋

鷗友鱸鄉兩不猜蒹葭千里散秋懷應憐六代風流地
重有青蓮賦鳳臺　右金陵作

池邊荷葉衣無盡臺畔松花拾有餘剛被世人知姓氏
又移茅屋入深居　為愛荊先生書　董其昌

國朝名公手牘

榮還未及參展顧承惠問屢屢且再頒佳貺雅意鄭重
鄙劣潦倒何以克堪拜辱之餘獨有愧悚而已夏公壽
詩草草應酬何煩搊謝沈公八圖是早年所作妙甚不

敢容易着語亦緣近日病冗相併未暇及此望展限數日却得課程并後紙同上也使還具此奉覆秋暑方熾萬萬若時珍愛　徵明頓首奉覆　允文郡博先生侍史　七月晦日

登高落帽皆為風師雨伯阻之雖病後少飲安能鬱鬱獨抱膝坐屋子下對淋漓者乎駝蹄已熟請午前來呼盧浮白共銷之也　允明夢椿仁兄契家

連朝隂雨小牕寂寂欲得一二知己談心烏可得也偶有

泉酒一瓶欲屈吾丈降舍同享之毋為街中泥濘而却弟之意也　鎣頓首　俊宇契兄大人

日來坐冗不及過叙為歉心事未免種種必得足下商之方可以定奪如何如何向有手錄曾令玉郎持上未得答教豈徘徊于山林泉石之間而未暇耶昨宅上阿周來頗知衷曲而脫問沽飲以為酒侑未知足下知之耶見時當作拍手以笑不盡弟王寵頓首子充文知己

卷中尚有沈洪留宿文會軒札李東陽為兒延醫書

玉守東于穹窿文彭與元洲閻直張鳳翼答孫漢陽
周天球因汪子建遊楚寄王鳳洲開府有云自閭次
公外補頗為之駭近聞吾公亦乞歸甚切不知何為
豈有拂於江陵耶彼時處士不畏權要猶如此又彭
年手報錢叔寶栢板雖小裂然太長反有二扁料也
魯治霞吾未項少谿寫茉莉賦居節丐雪居翁相思
子王穉登索仲玉紙砲佳者見餉此僕蟠蝨指爪之
嗜耳可想見一時風致第録之太繁姑置其他如徐

貢沈度姚綬沈周唐寅諸名家赫蹏不下千餘紙收藏凝霞墨花二閤有年矣一旦自歴下旋大半售去閒以遺所知朶雲與彩雲俱散矣人間清賞之樂信不多得也　蒙天笑者識于蕭條髙寄之四五

江岡惘蹏名靖人素工書牘多雅謔者聊剟一齋

樓頭縱觀羣玉之府重以牢醴竟日行時更辱嘉肌公家父子髙情何時有忘也大作略披一二作金石聲謝教不一　其昌再頓首

愚父子為索書三元福地走使金閶所回東也玉記

不肖弟東海之鷗鴫子也字未窺斑藝非致遠不揣下里晉謁龍門遂蒙款遇錫以佳玩頃使賴筆贈妍俚言獻笑不復藏拙更沐優容故渤海之不拒細流亦泰山之不失拳石第不肖自顧徒有汗顏耳足下才華八斗文不加點何患非當亍用也敬羨敬羨歸想推度令人時刻可挹根衣帶之隔耳分袂後弟復往鴛湖鹽官近得抵舍承委三扇俱送在諸名公案頭奚圖書亦未就

手少容數日盡附薛仲台尺完上也重九時再過槜李與足下共醉萸觴傾不盡欲言源崑大凡大人大元華亭教弟蔣元龍頓首復

余弱冠時蔣徵君攜古圖史扁舟來訪留款數日大而擘窠書小而蠅頭楷幾練裙莫能盡也更剪燭聯句曉別賦贈意殷殷如昨焉藎神卿與雲卿書法原一體兩人故無差別耳 源崑尒舊字 砢玉記

前追送不及為之悵然江行知一路平安為慰近閱邸

報知張夢澤先生已陞秋曹所寓書乞即達之為荷搨前百凡為道珍重　眷弟郁嘉慶頓首啟玉水世凡大人蟣元左慎

伯承博雅好事玄鐵稱之為筲孟嘗與季叔遇俱余忘年交叔遇至今神明不衰每示所録題跋也

伏讀佳製每一義終令人翩翩便欲仙去不知慧業文人何修得此方恨識凡之晩然猶喜未晩也有此中近作得惠發矇更望日縁積逋先凡而至者堆壅坐是尊

扇尚未卒業且筒中所攜毛穎盡皆成童而此地復無
處購買倘案頭有可濟之則不獨受賜不背亦得藉以
報命感當何如玉水詞丈太史　通家小弟薛明益頓
首
賤恙戒飲拘攣可笑以對知已不諱直陳然雖自外芳
筵而珠璣之文在握假予時奉紫芝而益芬彩不寧惟
是醉飽已也管城君一員足矣何太奢至此又不敢不
登容即藉是以報先此附謝總叩悉不盡玉水詞盟史

席　小弟明益頓首

俚言借光佳箑出入懷袖良厚幸夫弟不靳竊削另當再書奉報承惠中書君太多令人顏甲為作拙楷一冊行草一軸表敬兼望大教天晴圖晤仲謝不盡樂卿仁兄識元　小弟薛明益頓首上

先子嘗稱虞卿楷書衡山後一人也壬子秋得晤薛君子雞鳴山房時獲其墨妙欣幸為何如王記

昨承雅惠種種感愧何已顧日有山遊之興尚未具一

樽少談雅事耳弟新刻有雲笈七籖此道藏類書討博洽家所必購馳上一部更求於交游中一一游揚使得盛行其感又何如耶其值一金并聞王水詞丈先生教下　弟安期頓首

俞羨長不獨擅驂壇抑亦工臨池故存此一札王記

昨中坐慢去未盡傾倒當併壯丹紅時圖再舉耳文畫卷承借觀容留數日作題語奉還也拙畫何足觀以本意欲馳往嚴州故不得奉他日有塗抹即須尊意任檢

捨之何如李白屏上文當即圖之不盡玉水親家大雅

日華頓首

此竹懶翁訲姻時手裁也誌之以毋忘伊始耳

辱教大篇新異絶倫謹已什襲社題在卷中不及録奉即以卷附覽惟凡摘一題賦之閲畢望擲不一一玉水

詞兄高雅　弟貞黙頓首復

社所雖已具柬中但隅日尚有一邀柬亦不可少傍晚望再一傳其未熟識者當仍命小价致之柬内乞書多

偹一幅送首社語弟處有新到惠泉竟載至舟中不一

玉水社兄詞長　弟貞默頓首

往見秣陵余仲芈司馬謂弟鴛水社刻獨無君姓氏何也弟甚愧之昨忽蒙許補輙以秋色八咏録上鑒定付梓為愛　玉水仁兄大方家　社弟士麟頓首

鴛社雖已梓而一時同盟戕玉頗多兹僅存譚帚菴者以始事之人及姚叔祥者為塵迹之續且兩君兼工書目　月曼修月人汪砢玉識

昨領清教竟日珍圖名墨目境豁然受益多矣兹啟元人短雲山卷蒙兄相許割愛景陽云恐兄裝成卷或有難色敢奉梅花詩畫扇一握以償裝潢之直惟兄哂留慨許為何如桂子將舒容屈領言教未一玉水世兄教厚

即刻教弟道素頓首頓首

瑶篇見贈時時捧誦如對芝宇百朋之錫感佩良深矣宋元諸短牘弟有數段以久質友人處近始取出剥落不堪正爾揭開重拓故未便奉覽俟月初小園桂花將

開函篤過我領竟日清談兼有一二種粗玩欲請教也字卷恐不足當大方敢云自愛予王水社凡世契教下弟高道素頓首上

萬歴壬寅閒明水君即與愚父子相契斗酒論文聯床夜話彼此獲一佳玩相賞或互易聊録一二以誌懷明水嘗臨老天馬賦不復可辨　王記

名伐草草以大癡意為之想亦當法眼古人哭子喪明而不肖尚有閒情事筆墨是亦大癡矣一哭一哭王水

契兄博雅　教弟德新頓首

復初於此道爲項氏白眉與余交最暱時追念也

㑘盍以來凡所受至眷者心藏之矣方忻倚玉倐悵歌

驪道旁判袂咫尺各天令人黯然魂消歸更見羮見墻

昕夕與王潤譚對娓娓高誼不去口始信交友止趣味

兩言意氣相投便賅多言定久要耳向審布帆無恙行

人安穩邇已上奉鶴髮下課麟趾凡于俯仰間寧不愉

快甚又計焚香烹岕筆精墨妙詞翰富有日新視弟碌

碌車塵馬足間尚了無脫離日何啻天淵矧一時萍聚漸次星散無功亦將舍我而南益復寂寥且奈何以介歸為寄此牘未既欲吐願言鑒在尊公老叔前萬望一叱致晤夷仲名之并道惓惓美神超冗極壽章容促之陳賛皇二十左右行附聞樂卿老仁兄莫逆長至後二日

社弟洪邦基頓首

慶之為忠宣公後能文工小楷此特其一斑也玉記

尊篋録上小詩并祈正扇二事聊引意唯嘘存不宣

演再頓首

天啟癸亥秋余在都門庶常陳贊皇師傾葢投分余臨行招餞宵半題扇贈詩意殷殷也砢玉記

臨病經旬思腸遂憲請老親翁西山品覺朝來寶氣落我床褥不惟病中可當七發後日遊覽挾玆以往庶可無迷津矣漫題數語不足形容萬一聊以見服膺之意惟郢削付梓乃可耳　弟真拜上

弟既乏玄晏之文深慚無換鵞之筆草草應命録上希

檢到王翁老親家詞伯　弟真頓首

項不損為吾郡書家龍鳳惜其作李北海畫頭耳長安晤言欵然一别猶荷記存翰貺遠貢厥邸懷兹雅誼如何門下官況冷寂蕭然自遠便見邁識計明公當即為一通勒此謝復不盡想馳　鳳來再頓首

天啟丙寅冬余轉運歷下嘗施羽皇師手報也師相素嫺翰墨故存此　七十二泉主人王記

令郎嘉禮一媒遠一媒多事所幸我兩家相知之素言

語可以竟達鄙意一以簡靜為主粗奩數事以一舟達
潭府所遺僕輩不煩犒宴即尊使寵臨亦不及奏款矣
亦迫於時日勢不能紆徐也鼓吹之類併亦可汰不失
山林泉石之格何如特此專達不一玉翁老親翁大人
日華頓首上
太僕公婚啟已刻恬致堂集中附此以見青松白石
之盟翥鳳驚龍之畢千載如在也　珂玉識
節間風雨竟以深秋未獲走晤為念弟南行只在月中

尚未有定期也偶于朔日同孔孫請仙索得唁梅二絶録呈覽又有贈家君二絶深詼内養容另日録呈亦可與耳梅花供尊搞先附壁深欲作數語附之簡末多冗未及挺管容續呈正不一玉水老親翁仁凡　弟肇亨頓首

承示珠玉韻險詞工既難追步而諸君子和什愈出愈奇荒陋如弟但有歛手吟咏而已恐孤仁凡雅意勉强效顰徒令匠伯嘔噦耳唐棡樂毅論蒙割愛見許謹奉

原值少佐買蒯之費望鑒存幸幸 弟函光頓首

啇梅者志感先子手澤故存此二則又李珂雪之摹褚曹瞻明之學鍾兩君書法有可觀耳玉記

日者飽玩所藏圖書恨不作蠹魚歸時每與雒生談及便嘖嘖道凡高致也所委寫右丞詩意先以二幀奉覽未識有合于尊意否想右丞見之必鼓掌在當世或可寓目凡翁以為然否右丞句再乞付三四聯擇其最精妙者補之何如諸名公筆便希賜覽并白玉水翁兄老

親家　眷小弟項聖謨頓首上

日蒙高雅示以名卷許我圖之何其幸也未及申報歉

歉趙跋三首并望示弟一録即奉歸想不吝也特此瀆

玉水老親翁大人千古　眷弟聖謨頓首

項君首寫摩詰句圖余假以韓滉畫卷臨倣一時雅

韻足記乃孔彰近來書學與畫學俱進故誌之

向蒙左顧偶往苕上有失倒屣所諭尊公大傅業經付

梓佳什前從洪善之處領教一二亦已借重今再當更

添刻以為邑乘光也耑此覆　承昊頓首

黃閣齋廡憲纂修嘉邑誌予為先大父明夫重建三元閣肯夷光學繡處蓮花酤坊諸橋補入古蹟先愛荆居士之高行如朱文恪公所叙李冏卿君寶所傳姑撮一二附隱逸即嵩如請又濫及不肖之小賦俚句感何如也縱横河嶽之筆應共不朽郡賢詩蒐獵數年恐多掛漏未敢命梓承兄翁同調吉光片羽收拾無遺真海底鐵網也來翰須悉當一一披對以鴻篇壓卷為快尚

有遺珠惟玄宴齋頭次第簡討見惠可也容晤不一

社弟谷頓首

曹侍御石倉為續檇李英華屢垂諮訪甚感心也

第尚未竟大觀是望若此衆為書輪妙斲足重目

賢郎初試奏捷此瞬息九萬之兆也弟忝四世通家深

羨服德門餘慶于今日發軔矣聊具芹私非敢云賀也

希笑内是禱欒卿仁兄侍史　弟孟超頓首

萬歷中來吾郡書家首推高元雅先生而擅其傳者

為長公公玄與季季仙及元雅之仲嗣王氏若子逸子由父子在闕鐵門限也惜子由季仙俱蚤世猶賴老友公玄筆陣益雄向為兒淵下帷其先静村公又為吾荆翁師真可稱四世交如斯戕所云永永不替耳　娱墨居士摩松皮硯記此

玉臺翰墨餘芳　係萬歷間人嗣未輕贅

洞天去人九萬里涼風吹雲天似水珠扉高啟赤霓翔水藨漾中素練舉碧花瑶草簇闌干張君危坐聽啼鸞

翠屋吹涎作樓閣青田小龍耕曉烟璇宫桂花秋露滑
吴剛玉斧香凝屑絳節髙飄阿母來藕黄衫子翠羅鞋
晏香鳴箏姹華舞笙歌沸空擁吹臺自向東王一卮壽
啾啾白麟天半走月闕人歸龍夜吼　右天上謡　東
海徐媛小淑氏
鳴蟬寂無聲閒夜涼飈發薜荔覆櫩楹葉際見孤月流
光入房櫳徘徊照華髪撫景一長嗟終古誰不没棄世
學神仙徒勞鍊金骨　寒山趙氏陸平原内史

華袞輕于一字褒儂家姊妹出蓬蒿媿無芳躅追彤史浪得虛名動彩毫　廣陵雲濤烟鬟氏

花戕處處有儂名欲動春風欲轉鶯對月膽雲吟秀句幽閨一倍使人清　適楚月液纖黛氏

綺牕得聽梅花弄至今暗香猶襲人也小女姁妹告借秋鴻新譜特遣婢子齣影叩領贈戴氏二姬一絕附正

雲鬟月面兩相宜濤作秋波液是脂吾見猶憐而況若江妃漢女莫猜疑外曲中衛宛若楊三秀作容録正一

一品題之　眉社女弟張徽卿 柯亭內子

許都門分袂抵家無日不思念胥姊暨令愛輩想吉人有天相自多獲福為慰夏初准望吾姊東歸妹在金閶奉迎以傾積懷近聞吾姊為太君納寵德望斗山矣茲因鴻便聊附八行恭候　歸楊門吳氏歛衽

近代名壺以書表著者吳中為范夫人徐小淑趙大家陸卿子清漳為柯孝廉配張嶶卿卿寓白下有女弟子雲濤月波與余清瑶君投分所遺詩札翔鸞

舞鳳豈僅鸚哥嬌也清瑶亦有贈言及濤液其一云妙撫樂毅衍波牋鐵畫銀鉤字樣圓妙正臨池洗端石妹先題葉弄輕烟又妻東楊棘丞夫人尤與清瑶子善別後發其郵筒穆若清氷瀉玉壺焉時秦淮女郎楊蕙娘曉英精黄庭小楷沁宂在彩妹擅蘭亭郝藝娥婉然工宣示楊叔卿婉素喜作麻姑壇潘髯稱得其一染齊紈可易百錦大足掩映林下風而吾禾有十三齡女童徐範能摹諸家體胥字自活為沈伯

姬鳳華所書古詩十九首入石徐媛跋有云筆彩芳生墨香含素歐率更允拜下風衛夫人終當北面至自憮每草搨便作涑蠅其推重可知矣伯姬妹瑶華詞翰亦佳惜咸蚤世月香居士徒搦琉璃管追之耳又范夫人為清瑶書五言于便面别號無為道人尚憶兩句扣藍風雷響挑燈日月光落筆灑灑應是墨池仙子　鴛水定香居士王識于書帶草草牕

珊瑚網卷十八

珊瑚網卷十九

明 汪砢玉 撰

法書題跋

禹碑 大字刻古篆書

嶽麓山頂巨石上有禹碑郡守潘鎰始捜得之凡七十七字其文皆古篆不可識昌黎不能索之岣嶁而疊峰乃得之嶽麓焉豈神物顯晦有時耶石鼓未得專奇矣

玆以字畫模糊稽古者類有遺憾故勒貞珉原本暨沈楊二公音譯附録於左以便後之君子考鏡焉此跋見長沙本

王弇州以禹碑在祝融峯重刻者有二本而隸釋亦徵不同大抵多以意會耳昌黎歌科斗拳身薤倒披鸞漂鳳泊拏虬螭是書之形勢焉銘辭極類汲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楊用修所謂龍畫㮄分螺書扁刻不啻倍屣嶧山瑯琊也王述

石鼓文王文莊公辨正古逸書僅載其文元國子司業潘廸考訂音訓刊附于後

岐陽石鼓十在鳳翔天興山阿唐鄭餘慶節度鳳翔移鎮文宣王廟唐衰亡其一鼓宋皇祐四年司馬待制池知鳳翔府使向傳師求之於外偶之田舍覩舂粱石臼有文察之鼓也向易以他臼於是十鼓復完嶽宗時嘗鑄金塡其刻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元取中原乃輦至燕京皇慶癸丑始置國學廟門下我太宗既即位建都于燕國子監仍元國學舊址石鼓在焉

按石鼓至唐始顯自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韓退之以為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左氏有岐陽之蒐之言以為成王之鼓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共稱其古妙韋應物以為李斯嶧山之祟刻字比之懸隔歐陽永叔謂非史籀不能作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到然永叔以為可疑者三四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實千有九百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

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跡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為文宣之鼓也其疑如此

趙明誠金石録謂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如今世以為碓臼者性既堅頑難壊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愚以為石之粗者决難刻字雖刻亦不精好且易壊泐况石鼓今在國學予所親見雖若堅頑而質理不粗使果粗也文豈能細刻豈能淺其刻又豈金所能塡哉即不堪他用戰攻之際用為砲石豈不可乎明誠之言殊未然也獨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辯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

明然其全文今不可見
愚常讀北史蘇綽傳云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以成俗周文帝為相欲革其獘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作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章皆依其體廢帝之事魏史柳虬執簡責之周文帝令太常盧辯作誥以喻公卿其體亦類前作葢俱倣尚書也周本紀魏恭帝三年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史臣謂周文帝恒以復古始為心而在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又

奉魏太子巡撫西境登隴刻石紀事至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于岐陽三年九月又自原州登隴山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是觀之則石鼓之事宇文周所造無疑文體既做尚書則詩體做詩亦無疑况武帝天和九年春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則狩獵大典依典古賦詩以刻于石理亦有之且武帝既有岐陽之蒐復有路寢之賦則石鼓必作於武帝之世也獨字畫古妙謂非後人所能及此固然矣然自古惟命神化之

學至宋大儒遂窮其奥字特一藝耳苟専精為之豈難至哉昔銀工婁生平摹墨本前人題誌莫不以為天下之絶巧劉静修獨謂人心之靈有可以参天地而贊化育者存苟専力於一藝其精密神工亦何不至是可見矣抑觀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録凡篆文出於三代者皆鐘鼎彛器物欵識無刻石者惟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為周穆王時書鳳翔詛楚文以為春秋時書世傳殷比干吳季子墓碑以為孔子書雖皆刻石然前哲

已悉辨其偽況班孟堅漢書郊祀志上起少昊顓頊中歷二帝三王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是亦前世未有刻石之證也宋鄭漁仲亦曰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有豐碑此亦可見刻石創始於秦也獨其謂秦用石鼓此有可疑或別有考非此之謂

要之隋志所收有始皇石刻始皇以前未聞焉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為始其吉日癸巳以下皆因循而作而妄

假古人者然始皇之所以刻石者亦緣傳國璽有以先之爾隋周相接而不識其文或偶失之或貴耳賤目以為尋常昔吾子行所謂二徐字蹟最多以其近世故不條具之意也馬氏之說真為不可易之論雖歐陽公數疑可以立決然則韋韓以下諸人之見豈非皆出於臆度乎　兖郡王鴻儒懋學著

余在歷下得王文莊辨岐陽文甚昭晰乃楊公士奇云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所謂文細刻淺

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歴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且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也斯言得之矣王述

檀山石刻

贊皇縣檀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大字曰吉日癸巳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勢閟重巖絶壑者數千年元皇祐中鎮守廣平宋公者搜得之令邑人劉莊鑿石輦歸祠權守李佑置之廳事右壁至元乙酉鐵冶提舉劉恭

彩石還楹山乃余家所藏陸廣畫其嶺端篆書此四字應是楹山圖也平陽王子識于錦研齋

詛楚文

有秦嗣王欲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愬告於丕顯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一云大神亞駝）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皋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勠力同心兩邦若一絆以婚姻袗以齊盟曰萬葉子孫毋相為不相親即丕顯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一云大神亞駝）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

伕湛亂宣侈競縱變輸盟刺內之剔武臣虐不姑巫咸亞駝本並作皐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置諸冥室櫝棺之中外剔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一云不顯大神巫咸一云不顯大神亞駝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一云大神亞駝之卹祠圭玉羲牲遂取吾邊城新郢及抑長敍吾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忍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吾邊競將欲

復其朊迹惟是秦邦之羸衆敝賦輻輸棧輿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巫咸巫駞本也作歐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丕顯大沈久湫一云不顯大神巫咸一云不顯大神亞駞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敓數楚王之倍盟犯詛著諸名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郤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于洛其詞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畀書盡奇古間用鐘鼎遺制亦或

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詳在董逌

嶧山碑玉筯篆一行十字字方二三寸

秦相嶧山碑當時村落供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之遂至刓缺唐人嘗取舊文勒石烝碎碑未絕好奇者猶有搨本可求其殘雪滴溜鴻鵠羣游之妙也

程邈篆書

張懷瓘云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史程邈作也隸書程邈所獻也此邈篆四簡簡十二字禹匾廌勢筆力常

有餘故在雲陽獄外所書與李斯相頡頏耳

華山碑 隸書

西岳華山碑廣川以為後漢延熹四年弘農太守孫璆建書曰五帝巡狩五岳立宮其下宮曰集靈殿曰集仙歐陽公謂集靈惟見於此黄長睿云漢武集靈宮見於太華是不獨載于漢志桓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永叔何以云惟見此也又升菴金石刻以為新豐郭香察書疑東京無雙名弇州謂鄧廣

德梁不疑成玥世鄧萬世王延壽謝夷吾蘇不韋胃長房蒯子訓此何人耶若其文爾雅可讀其行筆殊遒勁唐人隸分之法所由起耳

蔡邕石經

蔡中郎鐫七經於石纔三十年而兵火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齊神武自洛陽徙于鄴都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僅半周大象中詔徙經于洛為軍人破毁有

竊載還鄴者船壞多沈失其後得者盡破為橋基隋開
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内省議欲補緝立
國學會亂用作柱礎貞觀初魏徵始収聚之十不存一
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為
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隷閒古深於法度亦
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
石經故路人氏逮今有之國初開地唐御史府猶得石
經十餘石也

皇象天發碑

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與漢隸殊異不用挑法而挑䟦平硬盡去棋筭斗瑑之累隸與篆皆不得而名之信所謂八分也雖稍磨泐不可讀而典刑自在焉

急就章

元章書史皇象有急就草唐撫奇絶當葉夢得時再經摹搨國初時宋仲温又刻石僅存其形似廣川以官書有象章草帖故自精深奇崛王元美謂章草隸之分變

也自伯英創今草海内爭趨之章曰以廢耳

鍾元常帖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太祖邯鄲淳韋誕孫子荆問楷隸等書用筆法見蔡邕筆法于韋誕坐上苦求不與自搥其胸因嘔血將危太祖以五粒靈丹救之及誕死陰令人盗伐其墓以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

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厠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　青人巢玉子識

開皇蘭亭軸　江南後主所重撥鐙法　蘇易簡題　後有臣米友仁鑒定　司業汪逵藏

有若象夫子尚與闕里門虎賁狀蔡邕猶傍文舉樽昭陵自一閉真跡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比璵璠

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易簡于玉堂北軒題

慶歷中襄知福州才翁為監司相從二年故所藏墨

跡奇書多亦傳撫善本後於京師王涣金吾借觀涣
亡之後凡七本皆亡今覧是帖不覺歎息
蘭亭以起草本為第一末後空一行者是有勲字圓
印在空晉人謂之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詩序或言蘭
亭記歐公云修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
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南
宋高宗宸翰題曰禊帖王述

神龍蘭亭序

禊帖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而蘭亭自唐以後又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為唐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餘如會稽本之類多唐賢所臨至宋理宗内府所藏有一百一十七刻迫逓傳逓勒何啻千餘種宜乎考論者如聚訟也昔人以蘭亭詩序為書家六經神龍本其壁中蝌上物乎源崑子識

定武蘭亭卷趙子固所藏落水本

昔中原雲擾定李生獲禊帖真刻嘗以墨本投韓忠獻公公索之急及摹刻送官其後宋景文始得李本藏之公庫至薛師正出守子紹彭又從而易之蓋自韓宋以來士大夫得之是邪者真贋已相亂矣東陽周致肅以此卷相視題識由高平范公而下皆宋名臣其必識真矣乎

郿劉汶書

薛紹彭自為一書辨定武石刻號稱詳審李學究本最所寶惜當時士大夫家有此刻者可僂指數而蘇才翁

所蓄則錢惟演家物也後陳季常得之後曾覿得之最後子固得之嘗江行覆舟入水溺死猶手之高出水面不置曰吾性命可棄也而此不可棄其見寶惜如此子固死遂流落江東予聞諸陳子山子山聞諸張伯雨云此卷意度與今御府藏唐人響搨盍相似而周君自言得之江東印章題跋其可徵其為李本何疑哉 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冬十一月癸巳眉山蘇伯衡識

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太宗詔歐陽詢搨

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輦至殺虎林棄而北歸宋慶歷中韓忠獻公壻李氏者獲之及宋景文公帥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孟水清者並非熙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別刻以惠求者其後師正之子紹彭又勒于他石潛易元刻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葬蘭亭繭紙而刻石亦見殉昭陵既發耕泯負石為搗帛用定武一士人見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為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歸謂之古定本王君貺知長安移文

索入公庫又謂之古長安本既而公庫火石焚馮當世稱入石是定武則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説已不能歸於一致況欲索于肥瘦完捐之間耶自後轉相摹刻者凡九十餘本而吾婺梅花本而下亦且十家則其去真益離矣此帖上有范文正公米南宫題識知為蘇才翁東齋所藏元祐戊辰南宫又獲之才翁之子洎自後流落靡常不能必其次第中間雖有韓魏公家記及錢氏忠孝家趙彝齋字印不敢意為之説然其精神氣韻

實與他本懸絶宜為定武初刻無疑同郡周君致肅冒
熱來求題漫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繁也　洪武十年夏
六月十又一日金華宋濂記玉堂學士

天啟壬戌禊日程友季四招品新茗佳種出定武蘭
亭五字不損本有米元章跋張晴齋趙子昂文衡山
各臨一本又閱潘貴妃本復聽紘顧曲至夜分誠暢
敘勝事也桃花潭水人砢王識

趙承旨十六跋定武蘭亭上有王印章

彦升家秘　治平四年閏三月實録院裝　持國和叔次道同觀

攜定武帖過　予囙湧金門外邸樓因得展卷使人泠然有扁舟水晶宫之想　端平三年修禊後九日千巖病翁施商輔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有鑱損五字者又有五字不損者獨孤長老送子赴行攜以自隨至南潯

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時靜心吳義士聯舟與余北上出此卷相校即一刻也但五字損耳十三跋所同者無鐃損五字句及與吳義士聯舟相校段　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獨孤名淳明天台人靜心名森嘉興人

蘭亭帖當宋未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贗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

禮如聚訟葢笑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致佳本五字雖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　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此段與十三跋同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益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葢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廿二日邳州北題此段同十三跋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全前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玆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十六日早飯罷題全前

法書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

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二十八日濟州南待閘題

全前

二十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素求書於景遠者甚衆而乞余書者坌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晚至濟州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

全前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黄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

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前仝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輙不同葢紙有厚薄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張書前仝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隷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舟虎陂待放閘書以上與十三跋同十三跋刻重校宣和格古論內

靜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曾伯蓋宋畫士王曉之所藏曉徐黃同時人觀其寶惜如此誠不易也廿日題

吾觀禊帖多矣未有若此卷之妙者

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間而多南風船窻晴暖時對蘭亭信可樂也獨孤本攜以自隨此卷以歸靜心其寶藏毋忽七日書

蘭亭與丙舍帖絶相似

至大閒僕偕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老所

惪本並觀船窓中三十二日得意甚多屈指計之已復七年矣其子景良馳驛來京師復出見示使人眷戀不能去手噫靜心仙去其子能寶藏如此為之感嘆　延祐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書于咸宜坊寓舍子昂

右定武蘭亭禊飲序當以此為第一真古今絕品至元三年歲丁丑四月初吉揭傒斯謹題

右定武蘭亭乃神妙之本其寶藏之不可輕易與人也　康里巎題

僕曩時侍趙文敏公學書暇日嘗論禊帖定武本佳者絕難得僧獨孤本見存更有趙子固及越人倪仲剛武唐吳靜心此三本流落人間不知何如至正甲申謁瑩之于竹庄出此本見示乃其祖靜心先生所藏文敏公題跋甚詳誠可寶也　勾曲外史張天雨

自永和九年至於今日千有餘歲其間善書入神者當以王右軍為第一所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真不誣也右軍平生書最得意者為第一其真蹟為隋僧

辨才所藏唐太宗以計獲之命褚遂良馮承素等摹搨以賜近臣刻石惟定武一本最得其真後世共寶之故石刻當以定武為第一石晉時為契丹輦其石投地棄中山境中後人取龕宣化堂壁薛紹彭易歸其第獻于朝高宗南渡至揚州而失之其石已亡而碑本散落人間者有數然墨有濃淡紙有精粗摹手有高下故雖出一石𠕋然不同又有真贗相雜非精鑒者不能識也予平生所見定武本惟此一本紙墨

既佳摹手復善無毫髮遺憾千古墨本中此本當為第一自右軍之下唐宋弗論千有餘年後能繼右軍之筆法者惟先外祖魏國趙文敏公當為第一文敏平昔所題蘭亭墨本亦多矣或一題數語或至再題刖為罕見不可得矣惟此本凡十有六題復對臨一本可見愛惜之至不忍去手於文敏題跋中此本又當為第一也嗚呼一千年之前惟有一人一人惟有此得意書數千刻中惟此一刻墨本在世者何啻萬

計皆化刼灰存至今日惟此一本最精後千年惟有一人一人惟有此一題為至精至嘗舉千年之世書法之精妙者無過此一本以此論之金玉易得性命可輕好事家當為傳世之寳不可以尋常書刻觀也予於至正二十五年秋七月購得於吳城如獲重寳玩弄不舍後之子孫當世寳之毋為富者財物所役毋為强者勢力所奪真吾之子孫也尚能専心臨摹數千遍雖不能企及前人要當不讓今世能書者遂

識而藏之黄鶴山人王蒙書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真蹟使趙模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鐫之江左所傳會稽石也錢氏歸朝定武冨民買之以還一云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薛尚書師定武求弗得子紹彭于公厨見鎮内石有賦在背乃別刻易之攜玉石歸長安宣和中詔取入乃連夜墨搨冀得多蓄流傳人間每疊三紙加氈墨焉故最下近石字内為真在上二紙字畫

愈細縈芑云長安帥薛嗣昌紹彭之弟也時內侍梁師成為長安承受官扺旨取舊刻嗣昌倉卒以紙三幅作一重撫石第一本墨深第二本墨淺第三本又加淺世謂之蟬翼本一云唐歐陽詢摹蘭亭稿最為逼真太宗愛之刻置學士院後朱梁徙于汴耶律氏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殂棄此石于中山李學究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索之乃瘞地中另鐫以進公又一紀李

生謝世其子出石模售每本須錢一千由是好事者
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緡無從取償時宋景文守定
乃出公帑金代輸之匣石藏于庫非貴游交舊不可
得也一云慶歷間宋祁帥定武有士子攜此石至郡
死於營妓家樂營將河水清見而識之取以獻祁為
龕石郡齋遂以定武著名熙寧中河内薛珦出牧定
武重摹于外以應求者自是定武有真贋矣珦子紹
彭又刻別本留中山攜原石歸長安㫾劖湍流帶左

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識之世因號五字損本宣和
初彭弟嗣昌進上徽宗置睿思殿東壁靖康亂獨此
石棄不取高宗駐蹕廣陵宗留守汝霖見石馳獻踰
月北騎大至盡棄御用諸物獨瘞石渡江後揚帥向
子固奏密旨捜訪竟不獲一云國朝宣德四年揚州
某寺僧舍發地得二石乃蘭亭舊刻兩淮運使何士
英命工截齊合之為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
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明年士英致仕攜歸金

華燬于火又有以何轉運獲石民間一面肥本一面瘦本惜遭回禄是定武絶迹矣余再考之得康伯可云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定國常從北使言在所謂中京者則士英所得豈薛師正膺刻類耶又張芸叟云靖康中有得蘭亭真蹟者詣闕獻之半途而京城破後不知所在奢望何止李學究中山之獲近董玄宰云姜山人游豫章得蘭亭石盖農夫鋤田數見夜有火光以為異發而獲之已缺兩行真定武

宋搨也惟好事者加意搜訪耳　杆蘭主人王識

自山谷嘉定武以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又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間李本為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瘦細矣蔡山父云予見唐刻本有二一是貞觀間石刻一是泗南山杜氏所藏本崇寧初米老嘗模于寶晉齋號為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絶不類他本區區珍愛定武者是不知有唐刻也其二唐刻為汪丞相逵藏而李

路所蓄禊序至多有汪氏本刻同豫章自第十至十四行横裂後有汪德輝忠衛社稷之家一印足徵吾家之不沾沾定武焉余更見賜潘貴妃正本并州跋有云開皇石本褚河南臨本皆行筆也定武稍真為一時嘗重然米南宮絶不喜之其後摹者日益楷而小非復故步矣相傳定武為歐陽率更臨故楷法多勝褚河南臨則行法勝葢皆以其質之近為之目米筆佻以故不為定武左袒噫先荆翁嘗收禊序數十

種多宋搨乃余徒好之而不能守兒淵僅僅能執筆彷彿何日若米氏得唐刻本父子三人逐字摹于第一軒甘露降其家西山書院梧桐上以侈一時勝事庶不辜予考定武意乎時癸未中秋日看桂花莊有十尋之蕉結甘露如九品蓮採供韻齋官窰吐壺歷小春朝猶未凋是亦足當寶晉墨瑞矣漫贅之俟後賢躭此道者　蘭上里墨王侍者王再識

定武五字損本蘭亭　僧茂隆作圖於紙上

紹興壬戌正月晦日觀于三衢之傳舍傳明 吳說

紹興三十年十月丁巳孫靚攬桂折堂

蘭亭已矣而定武舊本帖猶得於今見之是石之壽固永於人而紙之壽又永于石也

泰定丙寅暮春之初觀于會稽寓舍不勝斯文之感

嘉興後學俞鎮 伯真父 白文

余見蘭亭石刻多矣如此本殊不易得世以筆墨肥瘦論者是殆得其形似耳 鄧文原

世傳蘭亭石刻甚多如月印千江在處可愛葉世昌考之備矣此卷五字鑱損本紙精墨妙又有僧隆茂宗所畫蕭翼賺蘭亭圖于後誠為佳玩　至順四年十月柯九思跋

褉帖一卷吳故家物收藏有緒後有吳傳明孫仲益跋語當紹興時定武石毀未久已為人所傳玩況二百餘年之後哉是可寶也安陽韓性明善

世傳蘭亭刻石惟定武本為妙然古今議者不一故有

叙訟之説葉世昌蘭亭考十卷最為詳博然不若姜白石所著簡明可誦大意謂真蹟隱臨本行世臨本少石本行世石本雜定武本行世然但言其自出目未嘗及其真贋也惟齊東野語載姜白石所書偏傍考謂持此可以觀天下之蘭亭失其所論凡十有五處余平生閲蘭亭不下百本求其合於此者葢少近從華中甫觀此乃鑱損五字本非但刻搨之工而紙墨亦異以白石所論偏傍較之往往相合誠近時所少也其后跋者七人

而鄧文肅善之柯奎章敬仲皆極口稱之二公書家者流而柯尤號博雅其言如此予又何容贅一辭哉　嘉靖十一年六月廿有七日衡山文徵明識

五字損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又崇山字中斷六七八行為裂本亭到幽盛遊古不羣殊為九字不全本其天字全者為定武肥本天字小損者為定武瘦本至南紹興元年刋定武初搨後有賓字天印及御製跋為御府本先是元祐四年張操官邯鄲搴

家藏真定武於石為邯鄲本若五字不損更有隶木刻本彼古今士人所藏禊帖即一定武未易殫述也

玉水識

又別本蘭亭姜白石題

蘭亭出於唐諸名手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皆有畦町可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端巧妙處終身效之而不能得其髣髴世謂此本乃歐率更所臨予謂不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是真蹟上摹

出無疑學右軍書者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本刋一
角者皆定武所自出也然其工拙妍醜如人面之不同
覽者自當具眼目又定武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既
有眼必知所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谷題字
山谷之言云爾逈知當時真贋混淆矣山谷之孫字子
邁今為農丞過予見後題欲令去予不忍與以為去此
題則蘭亭廢矣周翰者文及之字多見其名於書帖後
雅尚如許亦足以贖粉昆之疵矣　嘉泰壬戌十有二

日白石道人姜夔堯章書

跋言白石蘭亭偏傍考云永字無畫發筆處微軒折　和字口下横筆稍出　年字點畫上湊頂　在字左人反别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口之右　事字脚斜拂不挑　流字内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字挑脚帶横　是字下疋三轉不斷　趣字波畧反捲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　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興

慼慼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一點　未嘗不不字反挑脚處有一闕　又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解瓜列字如丁形　云字㣲帶肉　各處模本蘭亭石刻癸丑二字略小而相連崇山二字傍註因寄所托因字中改曽不知曽字旁註作僧字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皆改而筆畫重視昔之下圈去二字東觀餘論云晉史逸少傳無曽字乃是徐僧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歲久止存僧字後誤為曽

字脫落添之耳 封禺山史玉識時獲觀唐翰林書人劉秦妹所臨禊帖於修竹吾廬清泉白石間

復州裂本蘭亭卷首錢霅川作䀹蘭亭圖詳考諸裂本載重校宣和格古論

鼠鬚注硯寫流觴一入書林久獲藏二十八行經進字回頭不比在塵樑 吳興錢選舜舉

右復州裂本蘭亭雁行定武宋理宗賜賈平章一百十七種號為十冊此其一也 戊申歲中元日趙子崧觀於廬陵凌波閣伯慈伯武侍

宋搨蘭亭以復州為勝葢真定武乃瘦本復州以真本重模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有風韻玉述

玉枕蘭亭帖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紹興府今皆不存

禊帖自褚河南縮為小本或謂歐率更亦嘗為之此本有右軍小像題曰秋壑珍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景定間似道柄國凡蘭亭遺刻之在世者鮮不資其玩好也

金華王褘子克䟦

玉枕刻今在福州府庠趙松雪亦作此蠅頭小楷方

四五寸字行如古木蘭亭余家藏禊叙又有大草書王元美所謂縱慢生獰與右軍真蹟不相似獨於督策處小近筆陣圖耳　水玉磊砢者識

永和九年王逸少為會稽内史時年三十有一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於蘭上里書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絶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别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能及唐何

延年謂此言過矣右軍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丈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常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是不然蘭亭叙草誠有神助爲宋華鎮記聞右軍上巳日修禊在天章寺有墨池鵞池皆遺迹池不甚深引溪爲源每朝廷恩命至池墨必先見皇祐中忽三日連發未幾御書至趙清獻公嘗親到池上與僧約曰池墨果見當爲聞于朝既爇香致

禱須臾池面墨光墨色倍常因貯於罌獻之任屯田布罷任遊山以香酒祭地倏忽墨色見任留詩曰曹郎吏何多幸覩見池中墨水生復齋漫録臨川王右軍墨池每貢士之歲或見墨迹點滴如潑出水面則必有登第者又華鎮云鵞池與墨池相近中有白魚長數尺有捕者魚則騰躍而起其鬣如銀下前池而去後復見於池中是寄興處尚多靈異而耑心上豈無神助乎若右軍自珍此稿秘藏于家七傳而至智

永為子嶶之泒舍俗為僧居越之永欣寺以其手臨真草千文八百本散施浙東諸寺蘭亭序則以授弟子辨才唐文皇三名恩賜甚厚求褉帖終不與善保家藏抑可重也蕭翼之賺殊多妙用正見蘭亭奇秘處尚論者何必拘拘以史証之耶夫宋之憲聖太后猶嗜蘭亭不去手劉珙春帖子云内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渾不凍端為寫蘭亭況文皇英邁風雅夐出千古宜乎寢食與褉帖俱故後人有玉枕之摹

如胥師憲好蘭亭藏石刻主八千匣使其客廖瑩中
叅校諸本擇其精者命婺工王用和以靈壁石刻于
悅生堂經年乃就特補勇爵酬之所謂悅生蘭亭也
善乎周公謹之言曰蘭亭不列官法帖中亦前輩選
詩不入李杜之意　潄六齋主人再識